

林  
居  
漫  
錄

林居漫錄卷之一

畸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令甲推補兩司一正一陪取自

上裁邇來乃有坐名坐官單題單覆者而吏部  
之權移之撫按矣然猶可諉曰爲地方計弗  
獲已也若兵部何爲者而亦咨薦其屬朱武  
選爲邊道則蹊徑益多岐矣秉銓者竟爲之  
題

請則操柄益傍落矣脫或九卿各衙門皆效尤

焉將一一曲徇之乎不也當事者亦大乏主持哉

兩廣軍門受司道將領餽遺其來已久至殷石汀陳文峯而濫觴極矣歲可得萬金迨郭華溪爲政始嚴行禁革若僅存者惟初見贄儀離任別儀生辰令節賀儀然每舉不過費五六金而又多不受予任粵中空手而見空手而別生辰令節惟致空啓而已同列或尤之而戴制府不以屑意

未幾并僅存

者亦革之蓋廓然一清云

或曰武嬰之臣婢妾之流也故不難匍匐于主  
母之前或曰武嬰之臣娼優之婢也故不耻  
奔走于淫穢之側予曰兩說誠然以予論之  
則皆所謂亂臣賊子也弑元后廢幼君革國  
命此古今之大盜宗社之深讐而唐室故臣  
猶可一日立于其朝哉設有聲罪執言者召  
諸臣而讓之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  
之天下而不討不去耶將何辭以對若諉曰

吾身在周而心在唐也又誰其信之

臺臣部屬差滿俱從堂官考核其間盡職者固  
多溺職者亦不少稽其行事質諸公評而殿  
最之此立法意也乃今則一槩揄揚題

請復任部院大老固多情乎然賢否既淆勸懲  
無自考核之法祇成虛套而已將焉用之

兩淮徐鹺使圖怒某運判忤已乃以贓私狼籍  
叅之行棊直指提問時平山吳憲副守維揚  
力雪其冤疏上大中丞漸菴李公請左遷鹺

使而紀錄憲副從之微吳公孰肯矯上官之  
非微棊公孰肯彰同列之短微李公又孰肯  
黜內臺之官而嘉外郡之守哉一時聞之無  
不大快而憲副竟以此得罪亦足以明任事  
任怨者之難矣

乙巳京察奸臣借人以脫已而首揆因欲盡留  
其私人計疏中格時侯給舍慶遠長天垣預  
計寧自當明目張膽以暴其狀而噤不敢言  
及劉正郎䟽上始爲遮羞計而強半成公一

語反資奸臣口實夫誰當其任誰握其權既  
知不盡公則計䟽未上何不爭執計䟽已上  
何不指叅而乃于直士抗言之際猶爲含糊  
規避之說不忠之大者也

自古才賢有韞于中而不究于用則其雄心壯  
志鬱鬱不平者必發之文字間以自表見左  
國以失明而作離騷以屏黜而作史記以腐  
刑而作至若放臣逐子幽人志士忤時矣俗  
或託之詩歌或寓之纂述以自鳴于天下後

世者何可勝數豈獨一虞相國非窮愁惡能  
著書已哉

羊叔子杜元凱皆晉之名臣也叔子在鎮不附  
結中朝權貴而元凱則敷餉遺之曰但恐爲  
患不求益也此足以定二公之品矣夫人臣  
當以忠信自盟于心亦以忠信自獻于君而  
諂事津要何爲哉周文襄亦倣元凱之意巡  
撫江南樹大勲勞而結納王振君子有遺議  
焉是故君子寧功之無成必不失身于閹寺

寧患之不免必不濡足于權門

周原伯魯之子不悅學閔馬父曰夫學殖也不  
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今夫生長農工商賈之  
家克自奮勵猶足成名何況公卿大夫子孫  
有祖父之典刑有師友之觀摩胤世有本  
發跡匪艱而因循怠玩坐老歲月湮替隸圉  
譬之庭有嘉樹弗茲弗培日就凋零不至枯  
槁不止可不大哀耶竇攣論人化曰以宗廟  
之犧爲畝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是故

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此化而泥蟠者也  
不善化者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此化而天  
飛者也善化者也嗟乎搢紳子孫甘天飛乎  
甘泥蟠乎誦此數言而不惕惕懼孳孳學也  
非人哉

神不享非類民不祀非族故妄祭爲諂淫祀無  
福予鄉戶戶設所謂家堂者以祭胡神及土  
神不知何據齊民毋怪搢紳亦然諂則諂矣  
何福之有予家歲時惟祭五祀與祖先而已

至若釋道誦經設醮事尤深惡而痛絕之世  
世子孫恪遵之可也

昔賢云權非聖人不能用蓋權也者游移無定  
不主故常發于突然之頃而合于當然之則  
是以難也自非學力素到識見素精何以與  
此予強仕時頗有四方志手錄古人應機處  
變事爲一袞名曰權書旣南北奔馳竟失其  
本今老矣無能再閱簡編姑記一二事于左  
以見其槩云

曹武穆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憚之自是邊境無虞一日方召諸將會飲有叛卒數千亡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視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爲襲已盡殺之

趙南仲蔡父方寧宗時爲荆湖制置使一日方賞將士恩不酬勞軍欲爲變蔡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乘白馬  
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孛術魯耕  
時爲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  
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  
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  
慄然

趙清獻公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涌貴諸州皆  
禁增價公榜衢路有米者任增價糶之于是  
商賈輻輳米價更減民無饑死者

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及王坦之欲于  
坐害之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  
姿舉動不異于常舉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謂  
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有壁  
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于是矜  
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  
陳平間行伏劔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  
疑其亡將腰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  
平恐迺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迺

止

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詢詢異議臧寬  
山谷或寄匿于軍營有司不能禁時范延光  
爲樞密使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  
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  
乃定

德宗卽位淄青節度李正已表獻錢三十萬緡  
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  
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已獻錢賜之使

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  
從之正已大慙服

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周子曰吉一而已可不  
慎哉朱叔元與彭寵書曰凡舉事毋爲親厚  
者所痛而爲見讐者所快世人以妄動而召  
凶與悔吝者何多也試三思之得無爲親厚  
者所痛乎得無爲見讐者所快乎則庶幾哉  
趨于吉矣

澹臺子羽持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得之風浪

急起兩蛟夾舟子羽怒曰河神欲我璧可以  
義不可以威拔劍斬蛟殺之浪乃止子羽投  
璧于河三投三歸之卒毀壁而去子羽義烈  
乃爾卽神靈之威不惕焉世之守官者乃多  
惕于威而以刑法徇人者有之以科甲徇人  
者有之以貫官要職徇人者有之聞子羽之  
風亦可少愧矣

壬辰癸巳之間東征西討閣臣乃請搦俸助用  
及宮殿災大工繁興內而閣部大臣外而

督撫總戎初任卽請捐俸一年夫

朝廷祿位或久或暫豈可常耶柰何豫以一年  
爲期也且赫赫

天朝富有四海一遇有事至令大臣捐俸何空  
虛如是使四夷聞之將毋輕中國哉彼始作  
俑者但知媚主殊乏遠慮試觀古來史冊曾

有此舉動乎否也

考閣臣捐俸惟  
嘉靖間一見云

嘉靖間查選郎秉彝性嗜鱉時有善烹鱉者擢  
入銓部萬曆間又有以食味數餽當路得調

兵曹者夫以縉紳之士而甘易牙之賤固可醜也以朝廷之官而博口腹之欲尤可恨也此皆古來所未聞者記之以見世道之愈趨云

世廟嘗以香葉巾賜貴溪分宜令與陶仲文等諸羽流共事分宜奉命惟謹貴溪獨不受上怒罷歸此時已有殺之之心矣及再起仍位分宜上分宜嫉之媒孽其短竟坐復套而死若文愍者持正則有之矣以語于見幾則未

也

或問子雅尚節行之臣若相君中庶介者無如  
求嘉何獨遺之曰分宜以前相君未聞有以  
貪名者故求嘉可遺耳曰分宜以後相君孰  
庶曰其惟高新鄭玉山陰沈歸德乎曰然則  
論求嘉于分宜之前則爲常行論求嘉于分  
宜之後則爲高節何如曰斯言得之矣吾于  
三公重其節并取其心于永嘉誅其心姑取  
其節

或謂相君負天下之重任幹天下之大事進天下之忠賢不徒以廉潔貴者豈未聞朝歌之女乎當衛俗淫靡之日獨秉貞操文公取之而中興之業爛焉又未聞邯鄲之女乎國色也工女紅而善淫趙王取之則以亡國相君而不廉不潔亦邯鄲之女也能負天下之重任乎幹天下之大事乎進天下之忠賢乎不然則是格天之業不必樹于一介必謹之阿衡伯楚之勲不必成于毀家紆難之令尹也

聞之長老吾鄉自正德心以前風俗醇厚而近則  
澆漓甚矣大都強凌弱衆暴寡小人欺君子  
後輩侮先達禮義相讓之風邈矣又有勢家  
豪族宗黨奴隸橫行閭閻如狼如虎包休搏  
噬小民無以自存搢紳間亦不免適樂土乎  
歌萇楚乎噫

萬曆初禁門獲一男子自稱王大臣下詔獄江  
陵令以利刃內其靴給之曰若招是高閣老  
差來行刺我且救汝得脫矣又使馳告新鄭

欲脅令自殺新鄭怡然不爲動曰老臣果有  
此事罪不容誅惟闔門以俟寸斬耳時朱希  
孝爲緹帥聞之卽以麻藥酒灌大臣及訊不  
能開一語而張計遂不行法司當大臣絞  
上命加等斬之江陵操心險毒如此欲常守富  
貴而無禍也得乎

宣慰安疆臣弟堯臣據鎮雄助土婦跋扈跳梁我  
不能討反寵秩之彼且輕我或更有效尤者恐  
滇蜀之間憂未歇也

朱山陰因姜大叅疑已辯云已與二十年前閣  
臣不同部院承其意亦謂二十年前事權在  
閣今則事不關白權不專制蓋卽鄭材昔日  
閣臣有權今日閣臣無權之說也信如斯言  
則二十年後論劾閣臣而貶竄者何纍纍耶  
夫材小人無足責已楊唐二公皆賢者乃亦  
云爾耶嘗謂輔弼元老果能開誠布公集思  
廣益日孜孜以進賢退不肖爲務則一念忠  
蓋鬼神可格金石可貫况于察案又何疑焉

輔弼元老而至于見疑蓋亦反其素矣

閱姜大叅養冲䟽反覆數千言大都責備相臣以人事君而已其論甚正中深貶四明不滿太倉而盛稱山陰歸德之美皆確然有見者獨謂華亭能章顯天下忠賢則未必然華亭在閣久與分宜比而爲奸及代分宜爲政鬻權納賄縱子弟奴僕暴橫閭閻富可敵國海忠介䟽云嚴嵩既去之後有甚于嚴嵩未去之前匪虛語也而忠介竟擬重辟不聞匡正

迨

肅皇晏駕撰遺詔卹死錄生頗快人意然當改  
革之際天下延頸以俟更新勢不得不爾且  
大禮大獄暨諸建言得罪者已餘四十年物  
故將盡錄用幾何而首嗾私人擊去新鄭石  
給舍廷杖削籍亦不聞救授繼而家居則重  
賂戴鳳翔逐忠介而劉侍御蔡憲副皆與忠  
介同心者俱入察籍乃謂能章顯天下忠賢  
可乎哉養冲弱冠登朝志操卓然特未甚習

嘉隆間事故誤此一言爾

潘臬諸公入京謁閣老必用金幣間有同榜之  
誼鄉曲之好及曾爲地方公祖父母者尤從  
厚焉甲辰予齋捧至都時四明爲年家與山  
陰皆浙人而予曾視浙學政歸德則原籍玉  
峯爲同鄉然惟隨衆公謁于朝房而已未嘗  
造其私第致束修之敬或咎之曰無乃爲矯  
乎曰非敢爲矯也疾諂也 時惟歸德持廉  
苞苴無及門者

世廟間西北歲苦虜患至蹂躪畿甸震驚

宮闕隆慶初俺酋老矣且不勝舐犢之愛始稱  
臣內附迄今四十年邊鄙不聳士女之免于  
鋒鏑死亡者不知幾百萬人此皆王襄毅公  
決策之力也或乃以時時啗虜爲非計其亦  
闇于利害之大較矣雖然乘虜內附而修吾  
邊備則爲保治之石畫倖虜內附而弛吾邊  
備則爲釀禍之釁端當事者宜亟圖之矣

嘉靖初年閹豎用事帝緣中旨冒濫恩私奸佞

遲志忠直蒙謫然猶未甚也迨張桂用事議  
禮治獄阿意獻諂廷杖貶戍而縉紳受禍慘  
矣然猶未徧也至分宜用事招權納賄貪官  
暴吏布滿中外而閭閻受禍烈矣惟是

肅皇聰明神武雖工兇暫進于堯朝而魍魎終  
昭于禹鼎故四十年間小警時聞大業彌固  
開創以來議復河套者多矣有謂不可復者又  
有謂不可守者獨先封翁則云我之利正在  
不復蓋

國家定鼎幽燕去套最遠虜住牧其中則衆分而勢弱若我據而有之則虜且併力東向宣大薊保之間殺畧益慘守禦益艱矣故套之不復京師之利也封翁斯言可參廟筭當夏曾二公決策時惜乎無有以此告之爾

近毗陵有一美男子假裝尼姑姦婦女無數事發周開府執以徇因禁諸尼姑諸尼姑多藏匿大族或遁入浙中蓋此輩善幻爲淫穢事而藉口誦經度危故士女偏惑之卽縉紳家

亦不免殊可怪也幸遇秉正者欲剪除之而  
又甘爲逋藪執法難行好事難做詎不信哉  
江南徭役惟白糧物料解戶輒至傾家民甚苦  
之隆慶初王侍御得春疏請輸納白糧物料  
止令部科驗收勿委內監以困糧解下部覆  
議時華亭爲首揆竟格不行頃趙定宇條陳  
賦役之弊中亦及此反蒙切責蓋當事者自  
便身圖且以辟嫌耳愚則謂輔弼大老苟可  
利民何身之圖苟非爲已何嫌之辟而乃坐

視民瘼不一引手耶入寶山而空手回吾以此爲諸公惜矣

章公鄧山幼習銀工偶爲人所辱遂棄去奮勵讀書不數年成進士官至方伯語云士不激不奮又云有志者事竟成豈不誠然哉宋宰相李邦彥父亦銀工也子弟耻之有言及銀工二字者輒怒彥妻戒之曰宰相之子爲銀工則誠可耻銀工之子爲宰相又何耻焉達哉斯言乎今縉紳子弟多諱其先之發跡于

微而不思已之將流于賤也亦足悲矣

昔之論治者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夫民害不  
除卽欲恤民隱何由哉若今之爲民害者有  
三曰窩訪曰縣總曰應捕弓兵雖積蠹猶多  
而三奸爲最雖各處皆然而此地爲尤乃長  
人者多知之而不敢除也縱恤民之意不輟  
于心恤民之言不輟于口竟何裨焉

見臺曾公斷斷休休好賢樂善有古大臣風卽  
不肖如予亦蒙國士之遇則其緇衣之好誠

有寸長必錄者近來名德元老無出其右然  
在萬曆初給事陳三謨秦耀相繼劾之罷歸  
小人媚竈狂吠無足怪也而秉鈞當軸之臣  
妨賢病國如此獨何心哉後耀謫戍三謨削  
籍身名俱殞視公官一品年八袞始終完節  
者奚若也 公弟健齋亦篤行君子也與予  
同榜同寮而相善惜早世不獲大用

問羲皇而降著書立言者多矣在古時則稱孔  
孟在後世則稱周程張朱亦各有辨乎曰孔

子是有德之言孟子是造道之言周濂溪程  
明道是有德之言程伊川張橫渠朱晦菴是  
造道之言

問晉江拜相四明陰推之楊趙二公及臺省顯  
挽之今既半載矣未聞效一忠言進一直士  
而王胡兩給舍則奪俸矣宋侍御姜大叅則  
貶秩矣手段已見吾懼夫相權日重而言路  
日塞也何如曰爾試觀相臣有能收錄忠直  
者誰乎有不排擠言官者誰乎大都一相臣

進用則必有衆小人附之而富貴亦必有衆  
君子抗之而黜逐從來如此何獨責之晉江  
也

四明昵錢夢臯外補則以密揭留之京察又以  
密揭留之及被人言亦自認有揭矣乃曰  
皇上每有格外之舉動致臣受無端之謗毀欺  
罔不旣甚乎過則歸君善則歸己于人臣分  
義安乎否也

文文起志向超卓行誼修整予雅重之而屢困

公車豈上天生賢意哉嘗謂 國家三年大  
比士得一二廉正君子則世道維而天下蒙  
其福得一二貪邪小人則世風壞而天下受

其禍

文起名  
震孟

姚給舍文蔚屢列啟事外補而皆中格及九年  
考滿上疏乞罷而中引唐呂元膺故事則是  
乞留也非乞罷也蓋元膺以給事除同州刺  
史入謝奏對激切憲宗嘉之語宰相李藩裴  
均曰元膺讜言直氣朕欲留在左右藩均謝

罪復元膺原職宥儒陳傅良遂以憲宗惜其  
去爲英主李裴贊其留爲名相此在他人引  
之以留給舍則可若給舍自引則是明以憲  
宗望

皇上以藩垣望時宰而已可以免外補擢京卿  
也人臣進退之義似不如此然傅良之論亦  
非也憲宗果能察納讜言則刺史未除之先  
何不簡在宸衷李裴果能愛惜人材則憲宗  
未問之先何不仍留禁闈英主名相所爲又

不如是故曰傅良之論亦非也嘉靖初如史  
道陳洸輩既出復入者多矣庸非亦以元膺  
藉口耶

近日臺省落落如晨星而且多觀望規避惟宋  
侍御劾緹帥王之楨擊國家之大奸又劾晉  
江救姜大叅發天下之公憤能舉其職而王  
胡兩給舍亦嘗劾晉江言論風旨有足尚云

兩給舍名見前

侍御名詳

林居漫錄卷之一終

林居漫錄卷之二

畸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素萃撰

馮少卿渠詭故不情自吳令調番禺敝袍缺帶  
謁直指詰之則以家貧對直指曰縣官常祿  
不堪置耶將亦不受耶惶恐無以應而陸太  
宰顧以爲能甘清苦也以卓異薦之超遷至  
京卿居都門出入乘蹇驢客至令其子捧茶  
飾名邀譽如此乙巳大計楊少宰與同鄉竟  
黜之蓋知其素云

或問子不喜人講學何也曰某何嘗不喜人講  
學特不喜人講禪學耳若夫發揮聖賢之微  
言闡明經濟之實用則願終日聽受之而無  
倦終身服膺之而弗失

或問子奚不講學曰某何嘗不講學家居靜坐  
時時對古聖賢簡編尋繹旨趣是時時與古  
聖賢講學也爲督學使者時時教諸生以孝  
弟忠信是時時與諸生講學也出宰百里秉  
憲三省時時諭吏民以安分守法是時時與

吏民講學也某何嘗不講學耶

玉峯朱恭靖公儉朴清直綽有古風致政歸角巾布衣嘗獨立門首觀鄉人往來以自適而鄉人多不知其爲故太宰也方議禮時公邀蔣毛費三閣老伏

闕因爭氣槩凜然豈非仁者之勇哉或乃謂公主留計不敢去科道誣矣

書稱大舜之德曰好生

今上御寓三十有五載矣未嘗戮一大臣亦未

嘗戮一言官卽有所感怒連繫 詔獄尋復

開釋若石司馬自以病故耳不然亦且從末  
減矣好生之德何讓于舜使得一二賢輔爲  
之啟沃贊襄於咸五登三乎何有

士君子生于天地間而不能扶世教植民彝則  
虛此生不能闢邪說正人心則虛此生不能  
匡主德定國是則虛此生此三虛者皆士君  
子之所深耻也又有三負食君之祿而不能  
修君之職則爲負君居民之上而不能恤民

之隱則爲負民讀聖賢之書而不能行聖賢之道則爲負聖賢其耻均焉耳矣

少湖先生嘗云艱難人好讀書蓋人惟艱難則無親朋之交矣無戶役之累矣無握籌營利之擾矣此時不專心致志一意讀書將何爲乎且處艱難則必惕然以思仰何以事父母俯何以畜妻子終身何以結果雖欲不奮勵讀書胡可得也抑有進焉困衡日久則德性堅凝險阻備嘗則才識諳練古聖賢事業無

不自艱難中得之先生斯言豈獨爲富貴利  
達資哉

大學之旨切實中庸之旨淵奧合而觀之大學  
言明心止善之功而終於治平中庸言性命  
道教之理而極于位育大旨正同大學言身  
心而本于意知言天下而本于家國固切實  
也而靜定欺慊之論未嘗不淵奧中庸言鬼  
神而原于誠之微顯言天地而原于德之小  
大固淵奧也而三近九經之論未嘗不切實

心之體一心之用二觀于孺子入井之時可以  
識心之體矣觀于雞鳴而起之時可以識心  
之用矣何也孺子入井無心之感也故何思  
何慮而天真見雞鳴而起有心之動也故爲  
利爲善而岐路分

壬辰春廷臣見

冊立久稽議請教 儲省中疏先上

上怒六科之長皆削籍而吾郡居其三張可菴  
吳虛臺葉吳西也毋謂吳無人哉次年教儲之

命乃下雖由

宸衷素定而諸公撻鱗先事

之功亦不可泯云

昔人云宋以忠厚立國待士大夫有禮然考諸  
宋史懲貪之法極嚴臣工有犯輒刺配海島  
故當時雖居高位者猶貪去國多乞祠祿而  
大奸邪如蔡京秦檜賈似道輩亦未聞若梁  
異元載嚴嵩之富也 本朝懲貪之法未嚴  
故貪者恒多庶者恒寡海忠介嘗請用剥皮  
囊草之刑誠不爲過然無如

祖訓所禁乎今只遵律例亦足示懲第得司糾  
彈主考察者毋刻于卑職而寬于大僚毋徇  
于私情而骫于公法斯可以激濁揚清而天  
下蒙福矣

予在兵曹時屢以口舌得過堂翁如倭虜交訖  
舉厝張皇則䟽請務鎮靜東征弗克復議封  
貢則䟽請遵

祖訓而憑小人以求款一語大觸所忌至若錦  
衣李如楨謀筦衛篆予以去就爭之尤逢盛

怒及于三年報政同列多爲慮之而公竟註  
上考有文武忠孝之褒焉近有聶儀部雲翰  
者條陳年例忤四明而李少宗伯四明門生  
也讓聶云禮部官莫管科道事嗔恨不已乙  
巳大計力黜之致抑鬱而死予因此追念東  
泉公待予真盛德事反覆感歎至泣下云

劉用齋少年登第而端疑厚重已儼然大臣氣  
象開府浙中予與共事見其一言一動無不  
合機宜中程度者非德器夙成何以能此亦

遐福之相也

世治君子自以爲不足世亂小人自以爲有餘  
昔者臯陶昌言于虞帝之廷猶謂予未有知  
詩人作刺于西周之季則云具曰予聖故觀  
國家者觀其用事之臣而治亂之機決矣

壬辰年倭報旁午有獻策用沙船沙兵者許給  
舍少薇爲題請奉

旨遣御史總兵各一人往募予言于本兵曰所  
謂沙船者乃太倉崇明等處捕魚之具所謂

沙兵者非兵也卽捕魚之人耳止能于海濱  
行使不入大洋不習水戰將焉用之且彼豈  
肯舍累世之業而趨一時之利哉卽迫于威  
令而船之堅固者人之勇悍者亦未必來也  
止之便公曰業已奉 旨矣何可中止予曰  
無已盍更請但行撫按召募勿遣文武官以  
滋騷擾公從之朞年乃得船百餘皆朽爛小  
艇兵二千皆市井烏合令一遊擊將之至天  
津遇大風舟多覆遊擊溺死公始大悔之語

予曰前不聽爾忠謨故費金錢萬兩傷人命  
數百今後有可裨戎務者悉以相告吾將採  
焉卽此而公之朴忠亦足徵矣第以才識未  
逮卒罹大咎悲夫

大臣被論名曰引咎而實攻訐名曰乞罷而實  
請留大都如此矣近見晉江辯宋侍御疏自  
陳十宜去而言言荆棘字字戈矛若第六款  
則先發制人藉

上親裁之旨掩已專政之愆其爲箝衆口而壅

聖聰也孰甚焉乃動輒以蠢直朴愚自名其誰  
信之

予行部過天台鴈蕩皆登眺焉兩處飛瀑真天  
下奇觀而鴈蕩之龍鼻巖峻險難陟巖中有  
石如龍鼻狀微微水滴下盛夏不涸隆冬不  
冰亦一奇也嘗憶晦翁題信州山巖一聯云  
一竅有靈通地脉半空無雨滴天漿可移于  
此騷人墨士題咏雖多無當也

邇來添註小九列數多至五六十人居長安鬱

鬱無聊都乞各部差去非體甚矣若列衎通  
大堂上者與正亞卿鴈行而亦效尤焉彼其  
自便則可矣獨不顧朝廷之體乎

敬宇丁中丞令句曲茹蘗飲水九載如一日及  
晉臺憲卽請告家居二十餘年杜門養重不  
入公府歲饑捐資以賑之全活鄉人甚衆予  
雅重之而未獲識荆時有景仰之思焉

周懷曾開府吳中勤勤懇懇惟除民害恤民瘼  
是務真所謂治國如家者也乃其折節下士

虛衷好善更有超乎世情之外者予附驥雖  
久今始知之益慶同榜之有人云

管東溟嘗以釋迦爲聖之聖老聃爲聖之智孔  
子爲聖之仁謬矣甚矣予則曰孔子中國之  
聖也中國之人師之老聃方外之聖也方外  
之人師之釋迦夷狄之聖也夷狄之人師之  
各從其類各安其教不亦可乎雖然此姑就  
其說而闢之耳異端邪說惑世誣民惡得與  
夫子並聖哉

山陰因蜀中議用兵而陳其難至謂無兵無餉  
無將王給舍請禁傳布恐示弱且起戎奉

旨并禁章奏之留中者翁給舍疏諫而曰

陛下勿第禁私抄以塞其流而必先速批發以清  
其源斯語得之矣而閣臣防口之意猶未訟  
言殆有所諱歟

問管東溟嘗言

高皇並崇二教信乎曰使

高皇並崇二教則二氏之書真舉何不以取士

庠序何不以設官經筵何不以進讀而春秋  
祭享何不以列祀典哉曰然則

高皇之不去二氏何也曰天地間芝蘭生之荆  
棘亦生之麟鳳居之虎狼亦居之此天地之  
所以爲大也

高皇之不去二氏卽天地之不廢荆棘與虎狼  
耳何疑焉乃世之佞佛者中國居而夷狄行  
何異棄芝蘭之室而走荆棘之區舍麟鳳之  
郊而投虎狼之窟也不亦大可恠哉

陸象山因讀宇宙二字而識心理之同可謂妙  
悟然而專以聖人言之則未盡愚請改之曰  
東海西海有人焉此心此理同也南海北海  
有人焉此心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千百世  
之下有人焉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孟子不  
云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  
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必如此說乃見心體  
之善無聖愚無今古

丁未冬十有一月十七日自辰至午太陽失光

而魄漸大色漸朱申酉之間燭地如血是何  
祥也意者奸臣蔽主之象乎

江陵有憾于新鄭則欲以行刺殺之四明有憾  
于歸德則欲以妖書殺之元老大臣處僚友  
之間而操心若此可畏哉無論和衷之誼矣  
或曰二沈相左何以徵焉曰頃見晉江辨疏  
有南北二輔不協之說彼其師生之間知之  
素矣

護人如蠅變亂黑白也貪人如蚊吮吸膏血也

此皆天地間醜類孰不欲滅之而卒不能滅  
可恠也蠅也憎之逐之讒也聽之信之蚊也  
疾之撲之貪也親之昵之世情大都如此尤  
可怪也

做官而乾沒帑金科索民財盜也受賄而三尺  
廢賣法而冤鬼嗥盜之尤也乃若火耗贖錢  
是亦赤子膏血諺所謂棒頭錢也而取之以  
肥家人禍天刑將焉逃之子孫其能享乎有感

而發

問吳郡賦重役繁故豪猾多詭寄之弊小民苦  
之今祁大夫議限田搢紳照品優免外悉以  
充役此江右見行之法也子以爲便乎不便  
乎曰難言也言便則病豪猾言不便則病小  
民

昔衛君處戰國之世而以二卯棄干城之將爲  
子思所譏予謂此非子思之言兵家者流託  
之也夫干城之將何代無之特患其貪耳如  
二卯且弃徵資嚴矣敢竭民脂以媚權貴乎

敢利軍需以填谿壑乎投醪挾纊之風行徧疆場而以戰則克以守則固矣故將材而君不制者用兵之要也將廉而士不貳者用兵之本也彼使貪之說則債帥之藉而本兵職方贖貨之口實也

粵東有司征收稅糧折色每兩加耗一錢貪甚者或至二錢毛王亭令博羅獨奮然革之任未半暮以憂歸而士庶歌思不已相與立石頌德焉世毋謂民難化哉博俗素頑今何如

也 王亭名  
文煒

吾鄉故多長者然或以位尊而不敢時見或以  
年高而不獲常接惟劉憲長筆山與予有葭  
莩之親韓憲副凝宇與予有寮案之誼交遊  
最久而皆絕口不言人過有長者之風焉予  
甚服之自愧不及遠矣

祁爾光志操卓然令長洲甫半載而除奸革弊  
庶政一新吏畏民懷矣久之卽西京循吏當  
無以加焉 近因水苗殫心拯救且夕  
靡寧直所謂勸而民隱者



術險譎者則必與貪酷同惡矣

羅近溪大叅酷好禪學方僧常蒲座兩子皆爲  
所誘一旦弃父母妻孥去莫知所終近溪因  
此悲思成疾而歿豈非佞佛之報歟楊芷菴  
嘗上疏攻羅學之謬正矣然世之可攻者不  
止于此惜芷菴猶未及一一闢之也

或問踐形曰天賦我以此形卽賦我以此性性  
失則形虛性盡則形實惟天下至誠爲能盡  
其性以至贊化育參天地然後謂之踐形苟



古曰自有佛法以來孰不遵之而子獨攻之  
何也曰夷狄之人寇我邊境毋有坐視而不  
拒敵者况乎夷狄之法寇我心性哉故我惡  
佛法又惡夫以佛法而亂孔孟之真者尤惡  
夫取佛法而加之孔孟之上者

自古迄今大臣當國口含天憲手握王爵則必  
有群奸趨而附之奴顏婢膝靡不甘心折枝  
舐痔靡不攘臂頤指氣使靡不奔走幕中之  
客常滿暮夜之金錯陳及一旦時移事改則

鄉之四面環拱者今皆四散遠跡而相門可  
張雀羅矣昔人比之向火乞兒誠切喻也雖  
然火盡而去之猶可更有操戈入室回首反  
噬者又所謂溺死灰者也噫人情世態至此  
相天下者不能挽而顧好之何哉

先子云願吾鄉出好人不願吾鄉出好官予猶  
謂寧可無好人不可有好官或問故曰曾見  
一方有勢要官而得晏然者乎

趙高曰斷而敢行鬼神避之雖出奸臣之口而

實爲執要之論故建都大事也而立決于布  
衣之一言置君重務也而倏定于小臣之片  
語漢之君相果斷如此後世母問事之大小  
而輒起盈庭之訟毋問務之重輕而恒招築  
舍之譏國家所以多敗謀也無惑已雖然鄢  
陵之役相非不斷也而卒以禍其主淝水之  
役君非不斷也而卒以亡其國必也明斷合  
而後可

丙午浙中秋試初八日夜遺才案尚未發諸生

不知取否一槩混入初九日午刻纔閉門初十日未刻方出完亦一異事也時李學憲蜀人一旦以大藩多士授之故爾遲悞司銓者之過也方諸生競進時直指示諭解散有學道溺職卽具疏叅劾之語而李恬然不去也及奉

旨奪俸又恬然不去也居紀綱之地爲風憲之官任師表之責而顏厚若此鄙矣哉

臣子之義有勞不言有功不居故以異賞酬常

職與以常職受異賞者皆非也近姚給舍叅  
總河叙功有云以國家之大害爲人臣之大  
利旨哉言乎使閣部以下諸公閱此而猶偃  
然計功受賞可乎哉然河功冒濫猶少耳若  
邊境之間殺戮死亡肝腦塗地而廟堂之上  
擢陰錫予榮觀炫目正蘓子瞻所謂食者甚  
美死者甚苦有人心者固當投箸而不忍食  
已

世稱縣官曰父母可以動深長思矣若無忝斯

稱者予于曾棠芾見之令吳五載未嘗行一  
苛政亦未嘗刑一平民真所謂仁心爲質愷  
悌君子矣彼擊斷赤子以博風力者惡在其  
爲父母也

秦舜峯嘗作紫檀文櫝二以遺當路共費四千  
餘金外鏤人物花鳥山水之象飾以珍寶而  
書室之需玩好之具充牣其中皆精金美玉  
古銅奇麗物也秦因此掌天垣躋開府可不  
謂智巧哉而竟困于一郡丞語曰尺有所短

寸有所長彼固有所短也昔紂作竒技淫巧以悅婦人卒以亡國何況以悅權貴而獵澤要乎編之尺籍著在冊書非不幸也 紂爲象箸箕子猶諫則當時之竒巧不過象箸之類耳若秦之檜則自古未之有者殆所謂木妖歟

東阿公醇德懿行蔚爲名臣爰立

命下人無間言然見 朝之日扶掖而行拜起失節爲言官所糾數日而歿國家固當倚任

老成大臣亦當自度進退公老矣且病此出  
獨不可已乎

開太倉公辭疏自保不貪一錢不壞一事不害  
一人夫不貪一錢高潔之守也不壞一事宏  
遠之猷也不害一人忠厚之道也修此三者  
可以相天下矣然邇來相君田逾萬頃富可  
敵國則不愛一錢者誰也 廟圖多舛補闕  
無聞則不壞一事者誰也正士以悻悻而踈  
忠臣以侃侃而逐則不害一人者誰也噫言

何容易哉

顧宮替學海秀雅清恬君子人也爲諸生時以  
文自雄少許可而獨推遜予丁丑場自進語  
予曰南直以春秋應試者約三十卷惟兄與  
弟當得雋耳揭曉果然予不就廷試歸宮替  
貽書云兄秉質清癯而堂有白髮尊人且斷  
絃未續弄璋未兆豈可不時惕豈可不自愛  
予讀之悚然蓋予多病兼有好外之癖故宮  
替及之非此良友微此忠告

官贊嘗以假滿將行請予言曰兩相公當國一  
座師一同鄉近之不可遠之不可兄盍爲我  
策之予曰玉堂金馬竹籬茅舍總是無心處  
官贊喜曰此弟韋弦也後兩相公去位諸門  
生里人多招議而官贊獨無間言官贊祖給  
舍父亞卿世以清德冠冕搢紳云

王少府修玄明察果斷視府篆承前署傍落之  
後御之以嚴吏胥歛跡又嘗攝吳邑事僅兩  
月積羨餘七十金以置學田其潔已厚士如

此

林居漫錄卷之二終